

詩
本
義

四部叢刊三編

詩本義

(80582.1)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每部三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上海

雲

河南

五

路

印刷所

商

上海

務

海

印

河南

書

南

館

路

發行所

商

上海

務

海

印

及各

書

各

館

埠

詩本義卷第十二

歐陽氏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爲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爲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

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說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爲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爲無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箋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

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
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
臣受福自相勅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
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
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由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
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
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
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此
君勅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爲

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爲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志勉強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爲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爲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美文王康之者

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大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爲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鄭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者詩旣無文鄭何從而得此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旣爲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感服不復
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
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
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
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
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也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
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爲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

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
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整勳之而諸
侯皆警懼而脩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
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
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
之邦考其功過而黜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
頌者既已述巡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
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
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

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爲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涖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今文尚書僞秦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爲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

民已爲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爲此說不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爲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爲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爲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說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爲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爲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

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
天以爲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爲怪說前後不一
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
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
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
之說由是河內女子泰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
謂之僞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爲繆妄明智之
士不待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旣存汨亂經義則中
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
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粢麥然言粢又

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
有二名因以牟爲大麥然謂麩爲麥之類或爲大麥
理尚可通若謂來麩爲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僞泰
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爲何穀是毛
鄭妄信僞書不可知之穀億度以爲麥而苟欲遷就
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麩爲麥者更無他書所
見直用此二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麩爲麥始出毛
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
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
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

來牟爲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爲麥而於爾雅亦無
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
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旣未詳則二篇之義亦當
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
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但易士爲事而都無其說
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
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
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

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爲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爲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爲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荅羣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之旨不惟衍說